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悲惨世界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一)

悲惨世界

[法]雨 果 著
赵秀江 译
(五)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其木格 索书辉
钱 萍 杨显文



THE TREASURY OF WORLD
LITERARY
WORKS CLASSICS SERIES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204-05540-3



9 787204 055401 >

ISBN 7-204-05540-3/1 • 1000

定价：598.00 元（全二十卷）



第七卷 黑 话

一 源

Pigritia 是个让人恐怖的字眼。

它产生一个世界，lapègre，意思是“盗窃”，和一个地狱，la pégrenne，意思是“饥饿”。

所以，懒惰是母亲。

她有一个儿子，被称为盗窃，以及一个女儿，被叫做饥饿。

我们现在在谈些什么？谈黑话问题。

黑话是什么？它既是民族又是土话，它是人民和语言这两方面的盗窃行为。

三十四年前，这个阴惨故事的叙述者在另一本和本书同一目的的著作中，曾经谈到过一个说黑话的强盗，在当时曾让社会惊诧。“什么！怎么！黑话！黑话终究是太丑了！这话终究是那些囚犯、苦役牢里的人、监狱里的人、社会上最恶的人说的！”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一直以来就没有听懂过这种反对意见。

从那时起，两个伟大的小说家，一位是人心的深刻的观察者，一位是人民的勇敢的朋友，巴尔扎克和欧仁·苏，都和《一个死囚的末日》的作者在一八二八年所写的，让一些匪徒们用他们本来的语言谈话，这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对。人们一再说：“这些作家写出这种令人作呕的俗话，他们究到底要我们干什么？黑话太丑了！黑话使人听了毛骨悚然！”

又有谁会否认这些呢？一定是不会。

当我们要深入观察一个伤口、一个深渊或一个社会时，从什么时候起，又有谁说过：“下得太深，下到内部去是种错误呢？”我们倒一向看作深入观察有时是一种勇敢的行为，至少也是一种朴素而且有益的行动，这和接受并完成任务是同样值得加以注意并寄予同情的。不全部探测，不全部研究，反而中途停止，为什么要这样呢？条件的制约会让探测工作中止，但探测者却不应停止工作。

当然，深入到社会结构的底层，在土壤告罄污泥开始的地方探寻，到那粘糊糊的浊流中去搜索，抓起来并把那种鄙俗、肮脏的语言，那种脓血模糊、每个字眼都象秽土中幽暗处那些怪虫异豸身上的一个肮脏环节，活生生地暴露在阳光下和众人面前，这并不是什么吸引人的工作，也并不是种容易的工作。在思想的光辉下正视着公然大说特说着的惊人的大量的黑话，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了。它的确象一种见不得太阳的刚被从污池里捞出来的怪兽。人们似乎见到一片活生生的长满了刺的怪可怕的荆棘在抽搐、匍匐、跳动，向黑处钻，瞪眼唬人。这个字眼象只爪子，



另一个字眼象只流血的瞎眼，某句话象个开合着的蟹螯。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以某种杂乱而有序的事物的那种奇丑无比的生命力活动着。

现在我们要问，事物丑恶，从何时起被排斥不研究呢？疾病又从何时起驱逐了医生呢？一个人，拒绝研究毒蛇、蝙蝠、蝎子、蜈蚣、蜘蛛，见了这些便把它们打回到它们的洞里，同时还说：“啊！这太难看了！”如果是这般还能设想他是个生物学家吗？掉头不顾黑话的思想家正象掉头不顾痈疽的外科医师。这好比是一个不怎么想研究语言实际问题的语言学家，一个不大想钻研人类的实际问题的哲学家。因此，得对不明白事情真相的人说清楚，黑话是文学范畴中的一种奇迹，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产物。所谓的黑话到底是什么呢？黑话就是穷苦人的语言。

到此，人们可以阻止我们，人们可以将这理论广泛应用到其他范畴，虽然广泛运用有时会起冲淡的作用，人们可以对我们说，所有的手艺，一切职业，不妨也加上等级社会中的所有阶层，各种的知识都自有其黑话。商人说“蒙培利埃可发售”，“优质马赛”；兑换商说“延期交割，本月底的手续贴补费”；玩纸牌的人则说“通行无阻，黑桃完啦”；诺曼底群岛的法庭执达吏则说“在租户有禁令的地段，在宣布对不执行者的不动产有继承权时，不能从这地段要求收益”；闹剧作家说的是“喝了倒彩”；喜剧作家说“我垮了”；哲学家说“三重性”；猎人说“红野禽，食用野禽”；骨相家说“友善，好战，喜好秘密”；步兵们说“我的黑管”；骑兵说“我的小火鸡”；剑术师说“三度，四度，刺”；印刷工人说“加铅条”；这些印刷工人、剑术师、骑兵、步兵、



骨相家、猎人、哲学家、喜剧作家，闹剧作家、法庭执达吏、玩纸牌的人、兑换商、商人等等这些，也全是在说黑话。画家说“我的刷子”；公证人说“我的跳来跳去的人”；理发师说“我的助手”；鞋匠说“我的帮手”，也还是在说黑话。严格地说，倘若我们一定要那么看，所有那些表达右边和左边的各种方式，如海员们说的“船右舷”和“左舷”，舞台布景人员所说的“庭院”和“花园”，教堂勤杂人员所说的“圣徒的”和“福音的”，也同样黑话。从前存在着女才子的黑话，今天也有娇娘子的黑话。朗布耶的府第和圣迹区相差不远。还有公爵夫人的黑话，王朝复辟时的一个极高贵而且极美丽的夫人写在一封情书中的这句话就可以证明：“你从所有这些诽谤中可以找到大量根据，我是不得不逃出来的啊。”外交界的数字和密码也该算是黑话，教廷的国务院把 26 作为罗马的代号，用 grkzntngzyal 作使臣的代号，以 abfxustgrnogrku tu XI 为摩德纳公爵的代号，便是黑话。中世纪的医生把胡萝卜、小红萝卜和白萝卜叫作 opoponach, perfroschinum, reptitalmus, dracatholicum angelorum, postmegorum，也是在说黑话。糖厂主人说“沙糖、大糖块、净化糖、精制块糖、热糖酒、黄糖砂、块糖、方块糖”，这位诚实的厂主也是在说黑话。二十年前某一派评论界的人时常说“莎士比亚的一半是来自文字游戏和双关的俏皮话”，他们是在说黑话。有两个诗人和艺术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德·蒙莫朗西先生对韵文和雕塑不是行家里手的话，他们便将他称呼为“布尔乔亚”，这也在说黑话。古典科学院院士称花为“福罗拉”，果为“波莫那”，海为“尼普顿”，爱情为“血中火”，美貌为“迷人”，马为



“善跑”，白帽徽或三色帽徽为“柏洛娜的玫瑰”，三角帽为“玛斯三角”，这位古典院士正是在说黑话。代数、医学、植物学也同样有它们的黑话。人在船上所用的语言，让·巴尔、杜肯、絮弗朗和杜佩雷那些人人在帆、桅、绳索迎风呼啸，传声筒发布命令，舷边刀斧搏击，船身摇荡，怒吼着的狂风，大炮轰鸣中所用的那种十分其完整、极其别致、令人赞赏的海上语言也可以说是一种黑话，不过这种具有英雄豪迈气概的黑话和流行于黑暗世界的那种粗野的黑话比起来，确有雄狮与豺狗之分。

这是肯定的。然而，不管怎样，这样去认识黑话这个词，总还是从广义而言，而且还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至于我们，我们却要为此词保留它旧时的那种确切、分明、固定的含义，把黑话限定在黑话的范围里。名副其实的黑话，精彩的黑话（假如这两个词可以连接在一起的话），古老到无从查考自成一个王国的黑话，我们再重复一次，只不过是穷苦社会里那种丑恶、令人惊疑、阴险、奸诈、狠毒、凶残、暧昧、卑鄙、隐秘、不祥的语言而已。在堕落和苦难的尽头，有一种极端穷苦的人在进行着反抗，并决定投入对幸福的总体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法律的斗争，这可怕的斗争，有时狡猾，有时激烈，既险恶又凶狠，它用针刺（通过某些邪恶手段），也用棍棒（通过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进行攻击。为了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穷人就发明了一种战斗的语言，这便是黑话。

把人类说过的任何一种语言，由文明所构成或者使文明更复杂的因素之一，不论好坏，也不管是否完整，去把它从遗忘和枯井中拯救出来，使它能幸存下去，免于淹没，这也就是向着社会



提供进行观察的资料，对文明本身作出了贡献。普劳图斯，在有意无意中，让两个迦太基士兵用腓尼基语谈话，便作了这种贡献；莫里哀曾经使他的许多角式用东方语言和各式各样的方言谈话，也作出了这种贡献。在这里又出现了反对意见：腓尼基语，妙极！东方语，也很好！甚至方言，也还说得过去！这些都还是某国或某省的语言。可是黑话？把黑话保留下来有何用？让黑话“幸存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

对此，我们只打算回答一句话。假如说一国或一省所说的语言是值得关怀的，那么，就还有比这更应探讨的东西，那就是一个穷苦阶层所说的语言。

这种语言，在法国，举个例子说，便说了四百多年，说这种语言的不仅是某一个穷苦层，而是一整个穷苦层，在人类中可能存在的整个贫苦大众。

而且，我们要强调，对社会的畸型和残疾进行研究，把它揭示出来以便医治，这种工作是绝对不能仅仅由于个人好恶而加以选择或放弃的。研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学家任务的严肃性决不在研究大事的历史学家之下。后者研究的是文明的表层、王冠的争夺、王子的诞生、国君的婚姻、战争、会议、著名的大人物、法律条文中的兴衰变革，所有外表的东西；而另一种历史学家研究的则是内容、实质、劳动、苦难、期待着的人们、被压迫的妇女、呻吟中的儿童、人与人的暗斗、隐蔽的暴行、成见、公开的不公平、法律的暗中反击、心灵的秘密演变、群众的隐微震颤、饿到快死的人、赤脚露臂的无依无靠的人、孤儿孤女、穷困潦倒蒙羞受辱的人和在黑夜中受困的一切游魂野鬼。他该怀着满腔怜



悯，同时以严肃的态度下到那些进不去的坑窟里，象同胞兄弟和法官似的去接近那些在那里乱七八糟搅作一团的人、流血的人和动武的人、哭泣的人还有咒骂的人、挨饿的人和大嚼的人、吞声忍泪和胡作非为的人。难道这些历史学家观察人们心灵的的责任会比不上那些研究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吗？又有谁能认为但丁要说的东西比马基雅弗利少些呢？文明的底蕴是否因为比较深奥、比较幽暗便不及表相那么重要呢？在我们尚未认识山洞时，我们能说已经看清山了吗？

顺便我们还要说的，根据上面的那几句话，我们可以推论出两类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其中的区别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中。一个研究各族人民公开的、可见的、明显的群众生活的历史学家尚使他不同时洞悉他们隐蔽得比较深的生活，便不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而一个人，如果无法在需要时成为外部事物的历史学家，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内在事物的历史学家。习俗和思想的历史是贯穿于在伟大事件的历史里的，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是两类相互影响、随时相经相互关连、往往互为因果的不同事物。上苍刻画在一个国家表面上的线条，必然会出现暗淡而明显的平行线，在它的深处的任何骚乱也必然引起表面的震颤。历史既然包罗一切，真正的历史学家便应过问一切。

人并不是仅有一个圆心的圆，它是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事物是一个点，思想则是另一个点。

黑话不过是语言在要干坏事时用以伪装的化装室。它在这里换上面罩似的词句与破衣烂衫似的隐喻。

这样，它便变成面目可憎的让人厌恶。



人们几乎认不出它的真实面目了。这确是法兰西语言，人类的伟大语言吗？它准备上台，替罪行掩护，适合扮演一整套坏戏中的任何角色。它不再是循规蹈矩，而是一瘸一拐的，它两腋支在圣迹区的拐杖上蹒跚而行，拐杖还可以一下变成大头棒，它自称是托钵行乞的，牛鬼蛇神把它装扮成种种古怪模样，它爬行，也能昂头竖起，仿佛蛇的动作。它从此能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作伪的人把它变成斜视眼，放毒的人让它生了铜锈，纵火犯又给它涂上松烟，杀人犯替它抹上胭脂。

当我们在社会的门边，从诚实人这边去听取对话时，我们的耳朵会收集到一些门外人的对话。我们能分辨出一些问话或者一些答话。我们听到一种可恶的声音在窃窃私语，不知道说些什么，仿佛是人在说话，但是更象狗吠，不全象人话。这便是黑话了。那些字是畸形的，带一种不知是什么怪兽的味道。我们好象听见了七头蛇在说话。

这是黑暗中的鬼语。轧轧聒耳，翕张如风，就好象是在黄昏时分听人猜哑谜。人在苦难时眼前一片漆黑，犯罪时眼前更黑，这两种黑凝结在一起便构成黑话。天空中的黑，行动上的黑，语言里的黑。这是种可怕的魔鬼语言，它在迷茫一大片由雨、夜、饥饿、淫邪、欺诈、横暴、裸体、毒气、严冬（穷苦人的春秋佳日）构成的昏黄迷雾中往复跳跃，匍匐，唾沫四溅，扭曲着魔怪似的身体。

对于受到惩罚的人我们该有同情心。唉！我们自己是一些什么人？对你们谈话的我是一什么人？听我谈话的你们又是些什么人？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谁能确切地说我们在出生以前什么也没



有干过呢？地球和牢狱并非绝无相似之处。谁能说人不是天条下再次下狱的罪囚呢？

你们把眼睛凑近去仔细观察人生吧。从各个方面去看，我们就会感到处罚在人的一生中到处存在。

你是个被人叫作幸福的人吗？好吧，可你没一天不是忧心忡忡的。每天都有大的烦恼或者小操心。昨天你曾为一个亲人的健康而忧虑，今天你又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明天将是金钱方面的麻烦，后天又将受到一个诽谤者的攻击，大后天，一个朋友的坏消息；然后又是天气问题，又是砸破了什么东西，丢失了，又是遇到一件什么开心事，但心里不安或使脊梁骨也不好受了；再一次又是什么公事进展问题。还不去算内心的种种痛苦，无休无止，散了一片乌云，又来一片乌云。一百天里难得一天充满欢乐和阳光的。还说什么你是属于这少数享福人中的！至于其余的人，他们却老待在那种终年不亮的沉沉暗夜里。

有思想的人很少用这样的短语：幸福的人或不幸的人。这个世界很明显的作为另一个世界的前厅，这儿根本没有幸福的人。

应该这样来区别人类：光明中和黑暗中人。

减少黑暗中的人数，增加光明中的人数，这就是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大声疾呼：教育！科学！学会读书，即便是将火炬点燃，每个字的每个音节都发射火星。

可是光明不一定是欢乐。人在光明中仍有痛苦，过度的光会引起燃烧。火焰是翅膀的敌人。燃烧而不让飞翔停止，那只能是天仙的奇迹。

当你已有所领悟并有所爱，你还是会痛苦的。曙光初现，遍



地泪珠。光明中人想到了黑暗中的同类，又怎么能不垂泪歆歆呢？

二 根

黑话是黑暗中人们的语言。

在那最幽暗的深处思想起伏翻腾，社会哲学，面对这些受过烙印而又顽抗的谜语似的俗话，不得不作最沉痛的思考。这里有明显的刑罚。每个音节都有烙痕。通常语言的词汇在这里出现时也好象已被刽子手的烙铁烙得缩蹇枯焦。似乎一些仍在冒烟。某些句子会令你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看见一个盗匪突然剥下了衣服，露出一个有百合花烙印的肩头。人们差不多都要拒绝用这些被法律贬斥了的词来表达思想。那里用的隐喻法有时是那么大胆，致使人们觉得它是箍过铁枷的。

可是，虽然存在着这一切情况，也正因为这一切情况，这种奇异的俗话，在对锈铜钱和金勋章都没有什么偏见、一概收藏的方格大柜里，也就是所谓文学的领域中，理应有它的一格地位。这黑话，不管你同不同意，是有它的语法和诗律的。它可以说是一种语言。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也能从某些单词的丑恶中看出曼德朗的影响，我们也能从某些换喻的卓越中感到维庸也曾经说过这种话。

这句精妙而永恒而著名至极的诗：Mais 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 就是一句黑话诗。



Antan (来自 anteannum), 它属于土恩王国黑话里的字, 意思是“去年”, 引伸为“从前”。三十五年前, 在一八二七年那次大队犯人出发时, 人们还可在比塞特监狱的某间牢房里看见由一个被发配去大桡船服刑的土恩王用钉子刻在墙上的这句名句: Les dabs d'antan trimaient siempre pour lapierre du Coesre. 这句话的意思是“以前的国王总是要去举行祝圣典礼的。”在这个国王的思想里, 祝圣, 就是苦刑。

Décarade 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辆重车急速开业, 据说这字源出于维庸, 这倒也相称。这个字令人想起四只铁蹄下面的火花, 把拉封丹这句美好的诗:

一辆马车被六匹骏马拉着。

压缩在一个巧妙无比的拟声词里了。

按照纯文学的角度看, 也很少有比黑话更加丰富奇特的研究题材了。这是语言中整套语言, 一种病态的树瘤, 一种产生肿瘤的不健康的嫁接枝, 一种根扎在高卢老树干上, 虬枝怪叶满布在整个半边语言上的依赖着生存下来的植物。这可以称为黑话的第一个方面, 通俗方面。但是, 对那些以应有的严肃态度——也就是说象地质学家钻研地球那样——研究语言的人来说, 黑话却正象一片真正的冲积土。如果我们往下挖掘, 在深浅不一的地方发现, 在黑话中比古代法兰西民族语言更往下的有普罗旺斯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东方语(地中海沿岸各港口使用的语言)、英语还有德语, 有罗曼语的三个分支法兰西罗曼语、意大利罗曼语和罗曼罗曼语, 有拉丁语, 最后甚至还有巴斯克语和凯尔特语。深厚离奇的结构。这是所有穷苦人在地下一起构造的建筑。



被诅咒的部族每一个都铺上了它的一层土，每一种痛苦都投入它的一块石，每一颗心都留下它的一撮砂。无数恶劣、卑下、急躁、度过人生便消逝在悠悠宇宙中的灵魂还差不多以原有形象保留在我们中间，凭着一个词的奇形怪状显现在我们的眼前。

要从西班牙语方面谈一谈吗？这里存在着众多的古老的哥特语的黑话。例如 boffette（风箱），出自 bofetón；vantane 而后来的 vanterne（窗子），出自 vantana；gat（猫），出自 gato；a-cite（油），出自 aceyte。要从意大利语方面谈谈吗？例如 spade（剑），出自 spada；carvel（船），出自 caravella。需要从英语的角度谈谈吗？例如 bichot（主教），出自 bishop；raille（间谍），出自 rascal，rascalion（流氓）；pilche（套子），出自 pilcher（鞘）。那么要从德语方面谈谈吗？比如 caleur（侍者），出自 kell-ner；hers（主人），出自 herzog（公爵）。要从拉丁语方面谈谈吗？比如 frangir（破），出自 frangere；affurer（偷盗），出自 fur；cadène（链条），出自 catena。有一个字，以一种无比的巨大的力量和神秘的权势出现在大陆上的一切语言中，那便是 magnus 这个字眼，苏格兰语用它来构成它的 mac（族长），如 Mac-Farlane，Mac-Callummore（应注意 mac 在克尔特语里作“儿子”讲）；它构成了黑话的 meck，后又变为 meg，也就是说“上帝”。要从巴斯克语方面谈谈吗？比如 gahisto（鬼），出自 gaiztoa（恶）；sorgabon（晚安），出自 gabon（晚上好）。从克尔特语谈谈吗？例如 blavin（手帕），出自 blavet（喷泉）；ménesse（女人，这是一种包含恶意的说法），出自 meinec（戴满钻石的）；barant（溪流），出自 baranton（泉水）；goffeur（锁匠），出自



goff (铁匠); guédouze (死神), 出自 guenn - du (白和黑)。然后还要知道这些事吗? 埃居在黑话中称 maltaise, 这词来自对从前马尔他大桡船上通行的钱币的记忆。

除了刚才就语言学方面指出的种种来源以外, 黑话还另有一些更为自然、直接出自人们意识的根源。

第一, 字的直接创造。在语言中这是难以理解的。用一些字去刻画另一些有形象的事物, 既说不出用什么方式, 也说不出为了什么理由。这是人类任何一种语言最原始的基石, 我们不妨称它为语言的内核。黑话中充满了这一类的字, 一些无生形成、凭空臆造、不知来自何处出自何人、既无根源又无旁据也无派生的词, 一些独来独往、粗野不堪、有时面目可憎, 却具有奇特表现力和生命力的词语。刽子手 (taule), 森林 (sabri), 恐惧、逃跑 (taf), 仆从 (larbin), 将军、省长、部长 (pharos), 魔鬼 (ra - bouin)。再也没有比这些既遮掩又揭露的字更奇怪的东西了。有些字眼, 如 rabouin, 既粗俗又骇人, 这让你想起独眼巨人所作的鬼脸。

第二, 隐喻。一种既要彻底表达又要完全隐瞒的语言, 它的特点便在于增加比喻。隐喻是一种谜语, 是企图得逞的盗匪和阴谋越狱的囚犯的藏身之处。所有语言都不能比黑话更富于隐喻了。Dévisser le coco (扭脖子), tortiller (吃), etre gerbé (受审), un rat (一个偷面包的贼), il lansquine (下雨), 这是一句非常生动的古老的话, 多少带有它个那时代的烙印, 它把雨水的斜长线条比作长矛队斜立如林的矛杆, 把“下刀子”这一通俗换喻表现在这一个字里了。有时, 黑话从第一阶段转换到第二阶